

冬吃萝卜

□周祖斌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时下进入冬季,正是吃萝卜的好时节。

萝卜又名莱菔、萝菔、菲,《诗经》:“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葑指蔓菁,菲就是萝卜。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菜部》“莱菔”条按语中说道:“莱菔乃根名,上古谓之芦菔,中古转为莱菔,后世讹为萝菔。”萝卜的别名还有很多,元代农学家王桢《农书》言:“北人萝卜,一种四名:春曰破地锥,夏曰夏生,秋曰萝卜,冬曰土酥,谓其洁白如酥也。”现在化繁为简,南北通称萝卜。

对于萝卜,我一直情有独钟。小时候放学回家,路过菜园子,经常会找一个头圆尾细的萝卜拔出,双手握着萝卜的头尾,用力往膝盖上一磕,“咔嚓”一声萝卜从中间断开,咬一口在嘴里嚼着,甘甜多汁津津有味。上初中时,最爱吃的就是校门口老太做的萝卜饼,刚从油锅里炸出来的萝卜饼,金黄油亮,香气四溢,趁热咬上一口,外脆里嫩,萝卜香浓的味道充盈着整个嘴巴,这是儿时记忆里的一道美味。

萝卜是冬季餐桌上的主菜,它的吃法很多,无论凉拌,红烧、炖汤,都会让人唇齿留香、回味无穷。“拌萝卜丝”是一道常见菜,将白萝卜切成丝,加盐略腌,拌以热油、香油和醋,美味拌萝卜丝即成。若是加入一些海蜇皮同拌,味道尤佳。将海门的山羊肉与白萝卜配伍,绝对是菜中精品,冬季吃海门山羊肉可驱散寒冷、温暖肠胃,还能补气益血、滋养肝脏、改善血液循环。但羊肉吃多了容易上火,如果有清凉作用的白萝卜一起炖着吃,不仅化痰、泻火,而且还能解油腻,让营养互补。萝卜和河里的野生鲫鱼炖汤也是绝配,鲫鱼的鲜气和萝卜的甘甜沁人心脾,暖身暖胃。萝卜还可以用来做包子和汤圆的馅,把萝卜切成细丝,下锅焯水沥干冷却,和肥瘦相

间的猪肉拌在一起。萝卜猪肉馅的包子和汤圆,以往往往过年时才能吃到。

我最喜欢吃的还有母亲腌制的萝卜干。每年冬天,母亲将收获的萝卜洗净,再切成条,放在阳光下晾晒几天,目的是除去多余的水分,便于入盐。然后将萝卜和食盐、八角粉、辣椒粉之类拌匀入坛,一星期后入了味就能吃了,一直可以吃到来年开春新鲜蔬菜上市。

萝卜是文人吃货的最爱。苏轼有味玉糝羹,冬萝卜和荠菜同煮,不沾油盐,纯粹的自然之味。“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郑板桥喜食冬萝卜:切片,均匀撒盐,放置挤水后撒上白糖,装罐压紧,放少许酱油、醋、干椒面,倒入凉开水,封好,过几天就可食用。梁实秋称赏萝卜炖排骨:“揭开瓦钵盖,每人舀了一小碗。喔!真好吃。排骨酥烂而未成渣,萝卜煮透而未成泥,汤呢,热、浓、香、稠,大家都吃得直吧嗒嘴。”汪曾祺擅做“拌萝卜丝”。扬花萝卜切成丝,加糖略腌,拌以酱油、香油和醋,美味拌萝卜丝即成。汪老认为,若是加入海蜇皮同拌,味道尤佳。大师们在饕餮中自塑一份风雅。

萝卜与大家的生活密切相关,有关萝卜的俗语也是随处可见。“生地萝卜熟地菜”,是从农谚角度说的,萝卜喜新翻的生地。“头伏萝卜末伏菜”“立冬萝卜小雪菜”讲的则是种与收的时令。“一个萝卜一个坑”,比喻一人一个岗位,没闲人虚位。“淡吃萝卜咸操心”,比喻超越界限管闲事。“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意思各人有各人的爱好,不能有所勉强。“萝卜快了不洗泥”是对速度与质量的辩证思考。

多年来,萝卜早已浸润到我们的生命里,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乡味。又是一年冬来到,看着大街小巷脆生生的萝卜,总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家乡萝卜的味道。

改名

□严卫华

人的名字,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符号、一种称呼而已,以区别于他人。每当婴儿呱呱坠地,父母便忙着给其取名,总把对孩子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名字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个人的成长进步,又有一些人重新改名,其中不少名字还烙上时代的印记。就拿我上小学时的改名经历,便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就在我7岁时,父亲因长期忙于教育理论研究和学校教学工作,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听母亲早些年说,当时虽然她和我父亲每月都有微薄收入,但由于家里有5个孩子,入不敷出,生活异常艰难,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由于当时父亲任职唐闸中,于是全家便临时租住在在职中北面沿河边的一间旧房子里。母亲在家里生我时,恰好天边微亮,晨曦初起,父亲应着天象和时辰随即用一个“曦”字给我起了个名字,叫“曦华”。那个年代正是新中国成立不久,据说不少父母给孩子起名,总喜欢与“华”字连在一起,因为“华”喻示着我们新生的祖国。就拿我们家里来说,5个孩子的名字,无一例外地都与“华”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长兄排行,依次为:建华、耀华、锦华、冬华、曦华,单从名字上看,都与祖国联结着一种割不断的情愫。后来,据民俗学家考证,那个年代里出生的孩子,名字中带有“华”字的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1964年秋季,我背着兄长用过的旧布包,迈入了母亲当时任教的唐闸实小,开始了小学学习生活。然而没过多久,遇到的头一件烦心事就出在我的名字上。由于“曦”字笔划烦琐,稍不留意极易写错,老师和同学们在班上干脆就用“西”字来代替,于是作业本上常常被写成了“严西华”。我想,可能在他们看来,一是读音相同,二是简单易写,却全然不会顾及两个字的本义相差甚远。于是从那时起,我心中就萌发出一种要改名的想法。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学里普遍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自然我们小学生也有了一个光亮的名字:红小兵。那时的红卫兵、红小兵多少显示着一种革命的激情。就连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不少就起了“红卫”“永红”“卫兵”等带有一些红色的名字,也有的地名、路名、桥梁名称都改了。如唐闸周边的闸东公社、闸西公社分别改成了红卫公社、胜利公社,我们天天上学走的河东街改

芬芳
一叶



挚友

陈顺源

“感恩戴德”之古今异同启示录

□云璿

灯下
漫笔

昨晚偶然看韩剧,剧中有一句台词颇有玩味,台词如是说:“不要总是感恩戴德,那样会让人瞧不起你。”

听来脊背濡湿,突觉自己就是非常感恩戴德的一个人,我是让人瞧不起的吧?可感恩戴德不是美德吗?毋论是在礼仪之邦的中国,就是在意识形态相对自由的西方国家,它也是一种善意吧?

为何会让人瞧不起?或许有一定道理,我自该反思之。

林语堂曾在一篇文章里用一句至简的比喻来说人际关系:“水流下不流上”,后半句他略掉了,但省不省略,读者一看就明白,“人往高处”,人之常情嘛!

感的谁的恩,戴的谁的德,一定是那个比你地位高的人,或一定是在某个领域比你高级的人,你的感恩戴德对他来说,是下流环节,其实并无实际意义,他却还要为此付出精力和心情,心里倒反要生出麻烦的感觉。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理活动,除非你感恩戴德的方式相当惊艳;

这是其一,其二:感恩戴德不管如何说,确实是有一种卑微的特质,不管是语言表达还是身体力行,总让人想起摇着尾巴的狗,或总是点头哈腰的日本人。可狗并不一定就是哈巴狗,它可能真的就是喜欢和感激,日本人哈腰的礼节和几乎字字句句都带着礼貌性用语的习惯,也已成为独一无二的民族风格。

但不过,还是有许多人固守着自己的认知,认为这就是卑微,让人瞧不起,也许你感恩戴德的那个人也正做如是想。

孔子有云“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令色,“眼角笑起来弯弯的”“嘴巴说起话甜甜的”,看来听来都确实美好,令人舒心愉快,但过分的美好会让人觉得动机不纯,有所图谋,鲜矣仁。

依我看这应就是个概率问题,只不过“鲜矣仁”的占大多数,但口蜜腹也蜜的人也不乏存在啊,虽然相对比较少。君不见太多的影

视剧中,又美又单纯、人好心也好的角色反被揣测为“口蜜腹剑”“巧言令色鲜矣仁”而枉死?

这其实就是经验主义的沉痾,而经验主义很顽固,它总在不自觉间把感恩戴德的“甜言蜜语”等同于“巧言令色”而远远避之且鄙夷。

这是感恩戴德让人瞧不起的第三个可能性。

综上反思,感恩戴德让人瞧不起,但我依然心有不甘,感觉就像喝了几乎一辈子的牛奶居然被曝是加了尿素,还不如喝一杯白开水!除了震惊与彻底颠覆之外,最大的问题是底下该何去何从?

人们有时为什么会对结论无所适从,是因为不知其源头,所以我决定追根溯源。经查,“感恩戴德”典出《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原文为:“(统)常劝(孙)权以尊贤让士,勤求损益……今皆感恩戴义,怀欲报之心。权纳用焉。”从原典行文来看,是孙权手下感恩孙权的恩义、恩德而作回报。我又翻阅了新华词典,释义为:对他人所给的恩德表示感激。

所以古义与今义还是有所区别,古义似乎更多体现了以上文中的三种分析,而今义则淡略了君主专制时期社会的阶层色彩,外延更广阔,适用于一切对你有恩情和德义的人,而且今义更多强调的是“感激”,心存感激,但并不一定要求实际的回报或奉为圭臬、不加辨别、一味推崇,用一句更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感恩”但不必“戴德”。

翻阅推敲至此,脊背上的汗湿算是干透了,庆幸自己居然在一部韩剧中无意得到这样的学习与启迪,也终于拨云见日,不会再犯书呆子式的错误,执拗而误入歧途。

感恩在心,时时莫忘,山高水长,来日方长,君子之交淡如水,一切时机皆在自然之中来临,若是执意要立刻做出些感谢的行为而表示自己懂得感恩,却使对方陷入烦恼,实在是另一种好心的可恶了。

紫琅
诗会

未来与现在

□侯求学

曾经
未来是那么久远
似乎是人生无尽的后仓
懵懂之中
我们根本没有弄清
现在与未来

转眼间
未来已来
留给我们的未来
已屈指可数
于是我们纷纷回头
点数着曾经的
未来与现在

数学的加减乘除
我们很少算错
可人生的方程式

我们几人算对
原本如恒河之沙的未来
从我们的指缝漏撒
习惯了大手大脚
我们又有什么能力
掌控现在

岁月
如一把锉刀
在我们的面颊
刻下无数的印痕
多少人
拿与世无争聊以自慰
可人生就是一本
只能一直往后翻的教科书
我们可以留下眉批和注释
却不能颠倒
未来与现在